

新时期少年法制教育丛书

Nujiang Qinxiong

怒江

擒凶

思 思 编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思 思 编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新时期少年法制教育丛书

怒江擒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怒江擒凶/思思编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0. 9

(新时期少年法制教育丛书)

ISBN 7-5324-4216-0

I. 怒... II. 思... III. 儿童文学-故事-中国-当代
IV. 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0156 号

新时期少年法制教育丛书

怒江擒凶

思 思 编著

谢 颖 插图

宫 超 装帧

责任编辑 季一德 美术编辑 吴列平

责任校对 石玲凤 技术编辑 史建平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1092 1/32
-------------	--------------------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印张 4.875 插页 1
---------------	---------------

邮政编码 200052	字数 91,000
-------------	-----------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	-----------------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排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印数 1-5,100
--------------	------------

ISBN7-5324-4216-0/I·1747(儿) 定价: 6.00 元

目 录

千里追绑匪·····	(1)
怒江擒凶·····	(9)
血溅贺兰山·····	(18)
上海国税第一案·····	(26)
400 万汇票不翼而飞·····	(37)
八年追捕周乐贵·····	(51)
中国文物第一案·····	(66)
列车即将颠覆·····	(78)
在浴室里捕获绑匪·····	(87)
这是猴头还是人头·····	(94)
星夜行动·····	(103)
浦东国际机场奠基前的激战·····	(114)
跨国擒贼·····	(122)
黄粱美梦的破灭·····	(129)
旷野恶魔·····	(139)
打拐神探·····	(145)

千里追绑匪

1999年10月10日早上8:30,像往常一样,钱老板悠悠地将他那辆引以为豪的白色宝马车开出了车库。自从承包了浙江省义乌市区办的托运部,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顺,生意兴隆,家庭和睦,妻子一年前还为他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钱老板不禁哼起了那首“爱拼才会赢”的歌曲。

钱老板的家住在义乌市的江东新村,此时他正前往城中路购买装潢配件,手机急促的铃声打断了他口中的小曲。来电显示是家中的电话号码,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顺华吗?你快回来,家里出事了!”手机里传来了老父亲焦急的声音。

“什么?爸爸,你慢慢说,慢慢说!”钱顺华的额头渗出了冷汗。

“你儿子被人抱走了!这,这该怎么办呢?”父亲略带哭腔的声音犹如一枝利箭刺透了钱顺华的心。

原来,半小时前,钱家的保姆一手抱着钱顺华的儿子,一手牵着一个年龄稍大的小孩走出了家门。她见前面有一个熟人,便相互间打了一声招呼。

“帮个忙，你帮我抱一下小孩，我带这个孩子去洗手。”

然而，就是这一念之差，钱顺华的儿子不见了，当保姆带着另一个小孩到江边洗完手回来后，哪里还有熟人和小孩的身影，悲剧酿成了。更可悲的是，保姆和那人只是脸熟，那人到底姓甚名谁一概不知，只知道此人经常在附近出现。

“公安局吗？我儿子被绑架了，我要报案。”钱顺华听完保姆的叙述后，心乱如麻，情急之下拨通了 110 报警电话。

瞬间，义乌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柳至如和政委陈洪潮等立即率领刑侦大队、城东派出所民警赶赴现场，并成立了以陈兴邦副局长、刑侦大队长丁仕辉负责的专案组展开侦查。

“钱先生，你能回忆一下，最近你家有什么异常吗？比如来过陌生人，或者接到异常的电话。”

“有，”钱顺华想起了几天前刚发生的事，“据我家保姆说，前两天有一个男青年打电话到我家，声称是我的朋友，当时我和妻子都不在家。保姆就把我们俩的手机号码都告诉他了。”

“是吗，具体是几月几日？”

“9月27日，大概下午2点左右吧。”

“后来这个人又来过电话吗？”

“有啊！他打了我妻子的手机，说我在外面勾引他的老婆，证据都在他手上，要我妻子到钓鱼矶公园去看照片。我妻子将信将疑，叫了她姐姐一起去，结果等了10多分钟也

没见人影。她回来跟我一说,我急了,我没有任何的外遇。这件事看来蹊跷,我就让妻子千万不要单独一个人去。”

听完钱顺华的叙述后,刑警们展开了认真的分析。近期内,在义乌市并无其他小孩失踪,如果是贩卖人口往往会一连接到几个孩子失踪的报案,所以贩卖人口案基本可以排除。而钱顺华平日里人缘较好。虽然这几年办托运部赚了不少钱,但并无架子也没与人结怨,因此因仇泄愤的可能性也比较小。大家把疑点放在了见财起意、绑架勒索上面。如果是这样,匪徒必然会露出水面。公安人员让钱顺华在家等电话,看对方有什么新的举动。

果然,10月14日上午9时许,钱家的电话响了起来。早已神情恍惚的钱顺华一把抓起了电话。

“喂,钱老板吗?”

“我是,你们是谁?”钱顺华马上觉察到,这正是他苦苦等待的电话。

“废话少说,如果你想要你的儿子,你就准备一辆宝马轿车的钱,一块红布,一个装钱的盒子,在什么地方交钱听我的安排。”电话“咯嗒”一声断了。

事实证明了刑警的判断。金华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陈重天指示公安机关尽一切努力安全解救小孩,全力侦破此案。

陈兴邦、丁仕辉两位刑警马上派人查到了来电号码,是手机。他们进一步查知,这只手机是几天前在建德以江苏灌云李某的身份证登记购买的。丁仕辉马上拨通了江苏灌

云公安局刑侦大队长的电话,要求协助调查李某。然而经查,李某一直在村里,从来没有外出过,手机也没有买过,身份证早就遗失了。村里倒有一个男青年的妻子在义乌江东打工,刑警马上对其进行侦察,但发现此人与丈夫均无作案时间,案件陷入扑朔迷离之中。

破获此案,既要安全解救人质,又要成功抓获匪徒,这是关键。公安人员在短短的时间内设计出了几套方案。

下午4点,钱家的电话又响了。

“姓钱的,钱准备好了吗?你马上把钱装入皮鞋盒,用塑料袋装好。带上红布,立即坐8路车到商城。”

专案组迅速抽调40余名警力,布置在歹徒容易出现的地方。钱顺华前去赴约,他下车后环顾左右,并没有发现异样的人。他抬腕看了看表,4点40分。这时,手机又响了,对方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让钱顺华马上坐4点50分的火车到杭州碰头。钱顺华没底了。他急忙打电话给丁仕辉寻求对策。

“决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否则我们会失去主动。这样吧,你打的去杭州,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车刚到机场路。绑匪的电话又来了。

“喂!你上火车了没有?”

“没有。我坐出租车过来的,时间太紧迫了,我买不到火车票。”

“不行,你必须回火车站坐火车,还要买一个手电筒。”

无奈,钱顺华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丁仕辉。在专案

组的安排下，钱顺华坐上了 108 次列车前往杭州，2 名侦察员紧随其后。与此同时，丁仕辉立即派两辆警车火速赶往杭州，要抢在火车之前赶到杭州。

然而，这又是匪徒设计的圈套，火车抵达杭州后，等了几个小时也没见到有人来接头。一直到 10 月 15 日上午 10 点，钱顺华才又接到绑匪的电话，令他喜出望外的是听到了阔别已久的儿子的声音。

“听到了吗？这是你儿子的声音，如果你不照我的意思去办，就等着收你儿子的人头。”

下午，一名司机向金华市公安局市区出租车治安管理处反映，有两名男乘客将包遗失在车上。经检查，发现里面有一张身份证，身份证上写着李某，江苏灌云人，与歹徒在建德购买手机时登记的身份证相符，这肯定是匪徒所留。更让侦察员惊喜的是，包里还留有两人的照片，背面写着陕西省凤翔县许红强、王彤军等字样。经辨认，两人的特征与保姆描述的极为相像。此两人有重大嫌疑。

16 日上午，钱顺华又接到了绑匪的电话。

“你上午 8 点马上开宝马车到金华火车站来。”

丁仕辉授意钱顺华说，车已经被人借走了，只能坐出租车到金华。

“那你借一辆透明玻璃的‘桑塔纳’过来。”

“不行啊！我一时到哪里去借车？再说我已经三四天没合眼了，一开车就要打瞌睡。”

“行，那你坐‘出租’过来。”

这正合丁仕辉的心意,让钱顺华马上过去。与此同时,100余名刑警在金华市布下了天罗地网。钱顺华到达火车站时已是上午8时,这时他又接到了绑匪的电话。

“公安要的是功劳,你要的是儿子,跟谁合作,你自己考虑清楚。”绑匪在那头叫嚣着。

“你到兰溪站下车到解放路先找一辆出租车,你别耍花样,我对你了如指掌。公安局我不怕,玩公安像踩蚂蚁一样。”

专案组讨论后认为,很有可能绑匪与小孩不在一起,我们要把小孩安全救出,必须先给狡猾的歹徒一点甜头尝尝,吊住他的胃口,在交易时将其一举抓获。

晚6时,钱顺华带上5000元按绑匪的要求坐上了金华到徐州的车,狡猾的歹徒又多次改变方向,最后选择在萧山灵浦至白路塘路段交易,丁仕辉马上组织两路人马连夜赶往萧山,途中突然发现前面布满荆棘的草丛中有两个年轻人,与歹徒的相貌相似。刑警立即将他们带回审查。然而他们是萧山人,绑匪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取了5000元现金溜走了。

歹徒拿到钱后,极有可能潜回陕西。10月17日,刑警马不停蹄直扑陕西省凤翔县许红强、王彤军的老家。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19日晚上刑警秘密潜入糜杆桥乡西河,侦察发现许红强果然已经回家。同时还和同村的人打过一架。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公安人员以调查打架为名,将许红强传唤到派出所。许红强万万没有想到,在派出所等候他

的却是来自金华和义乌的刑警。

在刑警强有力的攻势下，本想负隅顽抗的许红强终于招架不住，两天后他交代了小孩的情况。原来小孩被他们以每月400元全托在建德市的一个幼儿园。当钱顺华夫妻从丁仕辉手中接过自己的宝贝儿子时，热泪盈眶，紧紧握住民警的手：“谢谢你们，你们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这时，另一组公安人员则继续加紧审讯人犯。据许红强交代，同伙叫王彤军，男，25岁，10月18日两人潜逃到上海后，分道扬镳。许红强回陕西，王彤军则留在上海。公安人员马上前往上海，在上海警方的配合下，查遍整个上海滩，并无王彤军的踪迹，估计他已离开了上海。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愚蠢而贪婪的绑匪自以为聪明，10月24日又给钱顺华打去了电话。

“5000元你以为是在打发叫花子吗？老大还以为是我独吞了，你今天不交钱，就永远见不到你儿子了。”

“我要听儿子的声音。”钱顺华心中暗自好笑。

“不行。”对方一口回绝了。

这时，机智的公安人员对歹徒藏匿过的地方认真进行了布控。

10月25日凌晨1时许，金华市区某招待所的经理悄悄向城中派出所报告：“有人用江苏灌云李某的名字登记。”派出所所长判定此人正是王彤军，马上率领干警，果断出击，将正在睡梦中的那人一举抓获。经审讯，果不其然，此人就是王彤军。

王彤军今年才 25 岁,17 岁初中毕业后在家无所事事。1999 年 7 月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许红强。

许红强不是盏省油的灯。29 岁的他生在农村,绞尽脑汁想出人头地。1994 年曾因犯罪而被判 3 年有期徒刑。出狱后不思悔改,与王彤军臭味相投,想出了绑架勒索的勾当。王彤军前几天正好看过一部境外的绑匪片,于是现学现用,策划了这一出阴谋。由于许红强在义乌呆过,对那里比较熟,知道那里有钱人也多,比较容易下手。

两人一拍即合,9 月 10 日便坐车来到了义乌,住进了纺织市场附近的一家旅馆。王彤军知道,上次到义乌,江东新村有户人家住在豪华的别墅里,还有一辆白色的宝马车,非常富有。这户人家正是钱顺华。王彤军常常到江东新村附近以打台球、吃饭为名,借机与钱家保姆谈天,混得很熟,终于觅得机会将钱顺华的儿子劫走。

自以为是“张子强”式人物的王彤军,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经过半个月的较量便栽倒在英勇机智的警方手里,等待他的是法律公正的审判。

怒江擒凶

“该给家里挂个电话了。”黎万全午睡醒来慢慢踱出了门。他的老家在四川,千里迢迢来到江阴,现在在水产码头打工,能听一听家人的声音便是莫大的快慰。六月的阳光辣辣的刺得人睁不开眼。前方是即将通车的江阴长江大桥,这是全国第一大桥,在世界排名第四。黎万全眯起眼看了看大桥的雄姿,心中颇为骄傲。只是离大桥不远有一幢废弃的2层楼房,破破烂烂的,很煞风景,好在不久就要拆除了。

当黎万全经过那幢房子的时候,从里面隐隐传来了哭泣声,黎万全吓了一跳,这房子早就没有人住了。他驻足再听,哭声又没有了。难道大白天遇鬼了。黎万全的头皮一阵发麻。

匆匆打完电话后,黎万全回宿舍叫来了同伴,两个人壮着胆子朝那幢房子走去。

他们一脚踢开房门,便有一股血腥味迎面扑来,只见地上躺着一个女子,满身是血。2楼楼梯口也躺着一个女的,身上血肉模糊,眼看像是死了。两人见状哪敢怠慢,立刻回

码头办公室拨了 110。

江阴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是下午 1 点接到报警的。刑警们火速赶往现场，经勘察发现两名妇女头部均遭到重创，身上衣着破旧，肮脏不堪，无任何身份证明与钱物。这时，市人民医院“120”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及时赶到现场，发现受害人已重度昏迷，生命危在旦夕。

“一定要救活她们！”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场，江阴公安局局长吴崇翟斩钉截铁地说，“就是乞丐也要救活，这样才能查明真相。”奄奄一息的受害者被抬上了救护车。吴局长拿起手机立刻向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了案情。

残忍的血案震动了市领导，副市长李建新当即致电市人民医院院长王泉生：“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受害者，务必使她们脱离危险！”

人民医院迅速成立了以王泉生院长为组长，脑外科主任、医学硕士冯东侠及副主任张田旺为副组长的医疗小组。昏迷的受害人被迅速推进了 CT 室和 X 光检查室。经透视发现，两人均为头部颅底骨折。严重脑挫裂伤、颅内出血，伤势十分严重。医生、护士为她们洗去脸上、头上的血污，震惊地看见两人头部受伤达 13 处与 11 处，创伤最长为 7 厘米，深处直达颅骨。医护人员全力以赴地投入抢救。

“考虑到被害人身份与被害原因不明，我们必须对被害人实施 24 小时的保护。”吴局长果断地做出了这一决定，并且命令澄江分局、北外派出所 7 名干警轮流守卫在床前，保护她们的安全，照看她们的病情。

由于头部严重受伤,两名被害人神志模糊,大小便失禁,不断地呕吐。医疗小组再三考虑,决定实施保守疗法以免她们在手术台上丧命。各种进口、高效的药物、营养源源不断地输入她们的体内。几天后,两名被害人终于闯过了鬼门关,逐渐苏醒过来。

公安人员在现场勘查时,除了疑为凶器的砖头外未发现多少有价值的线索,所以被害人的苏醒对案件的突破极有帮助。专案组技侦人员立即赴医院开始了工作。

“你叫什么名字?”

然而令警方尴尬的是,对方一脸茫然,似乎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而她们的话,也犹如梵语,让警方匪夷所思。刑侦人员又是比划,又是研究口型,可一切都无济于事。

“她们会不会是少数民族呢?”

“我看挺像,我们可以找在江阴工作的少数民族人员来打听嘛!”此言一出便得到了众人的响应。澄江分局的刑警立刻行动起来。他们找来录音机把受害人的声音录了下来。而刑警队探长张泽彦则在各派出所计算机外来人员信息管理系统中查询,共找出在城区务工的少数民族人员 80 多名。民警们按图索骥,一个个找上门请他们听录音辨认。

工夫不负有心人,7月初,在某企业工作的云南东川籍彝族姑娘小周听出了点名堂。

“我吃不准她们到底在说些什么,但我可以肯定她们是云南的少数民族。”

“是吗?那太好了。”刑警们心头不禁一喜,看来连日来

的辛苦总算没有付之东流。

“小周姑娘，您看这样行吗？案情您大致都清楚了，这两名受害人身心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对外界极为警惕，不愿多做交流，这给我们的破案工作带来不利。我们想出资请您到医院日夜 24 小时照料她们，藉此和她们多做沟通，联络感情，从而查出她们的原籍。”

“行啊！”小周一口答应了。

果然，小周不负众望，几天后，她向公安人员反映，两名被害人的原籍应当在云南一个叫什么“山”的地方。

有人去找来了云南省地图，偌大的云南地处高原，到处是崇山峻岭，以山命名的地方很多，大伙儿废寝忘食，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有“山”的地方一个个筛选出来，一个个来确认。

“保山县，文山县，峨山县……”这边找出一个，那边就赶快打电话给当地警方，请他们听录音，根据被害人的体貌特征查找有无失踪人员。

打了 2 天的电话，各处警方都是爱莫能助，失望的阴影再次笼罩了刑警们的心头。

“嗨，这里还有一个‘山’！”一名刑警边吃饭，边看地图，无意间又有了新的发现——贡山。大家仔细一看，可不，在云南西北角与缅甸、西藏邻近的地方，贡山隐蔽得真好，叫人很难发现。

7 月 7 日下午，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刑警高忠宝案头的电话响了，他接到了来自江阴警方的

电话，在电话里听过录音后，高忠宝肯定地说：“这是我们这里的傈僳族的方言！”

第二天，两名被害人在电话中与高忠宝进行了交谈。几分钟后，高忠宝告诉江阴警方：“她们是贡山的，一个叫李钟兰，一个叫余秀花。我们昨天调查过，发现捧当乡永拉嘎村在5月份确有两名妇女失踪。”

被害人的身份虽然得到了确认，但由于语言不通，调查和追捕凶手的工作也很难展开。江阴警方决定将两名妇女送回原籍，到她们的家乡开展侦查工作。

公安人员用手势将这意思传达给了李钟兰和余秀花，希望她们加强锻炼，尽快恢复身体。

两名妇女似乎明白了民警的意思，连连点头，眼中闪出了泪花。李钟兰嘴里冒出了两个字“谢谢！”民警这回听懂了。

7月16日下午1时，两名被害人由澄江公安局副局长顾荣、北外派出所副所长王原、刑警大队探长赵俊华陪同到上海，登上了由上海开往昆明的列车。至此，江阴方面为抢救两名妇女已用去了2万余元的医疗费。

18日下午2时，火车抵达昆明，云南省公安厅打拐办公室的宋科长早已在车站守候，得知两名被拐妇女在江阴的遭遇后，宋科长感慨地说：“云南省是拐卖人口的重灾区，经常有不少妇女在外地被发现营救，但像江阴这样斥巨资抢救身份不明、身无分文的无名氏，花大力寻找她们原籍，还亲自护送她们还乡，这10年来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你们江阴人真是好样的。”